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

第五回 報親仇初試桃花劍 救女俠誤中竹葉鏢

話說白素雲拜別師尊，下了截雲山，往臥虎營報仇。其時，正是二更才過，萬籟無聲，一路之上，無甚耽擱。到得秦營，在星光之下，抬頭觀看。但見依山結寨，傍水開壕，那些營房東西綿互，約有十里多長。因在夜間，一處處旗門緊閉，燈火無光。素雲不敢造次，先在大營前後細細看了一回，認明路徑，深恐前門進去，或有值更守夜之人，被他瞧見不當穩便，不如竟從後牆而進，遂曲曲折折抄至後營。過了吊橋，將小足一登，使一個平步青雲之勢，飛身跳上屋去。但聽得鈴啣一聲，幾乎倒栽蔥的跌下地來。

原來營房非人家住屋可比，除了主帥臥室及中軍大帳並軍械所、會客廳是瓦房外，其餘皆是泥塗草蓋的多。素雲進去的這一間屋乃是柴房，既無瓦片，又無梁柱，卻是支竹為椽，上用蘆席遮蓋著的。素雲雖已練得輕身之術，究竟只有七、八分功夫。況且又是不曾預防，如何在席篷之上站得住腳，不由得蘆席一軟，墜將下來。幸虧手腳靈便，急忙將身往下一滾，骨碌碌滾至簷頭，攀住一根竹椽，始慢慢的跳下地去，暗想：「怪不道師尊說的飛行之術，須要練到踏空能立，墜瓦無聲，看來果是不錯。這一回豈不好險。」想罷一番，定了定神，正要再尋別間堅固些的房廊聳身而上。只聽得梆鑼聲響，有打更的來了，慌把身子一側，閃在旁邊一株合抱不來的大樹背後，讓那更夫過去。細數鑼聲已敲四下，心中好不焦急。只為此時再不下手，若使東方一明，營內人多，斷難作事，遂在樹後使一個飛燕出林之勢，覷定樹旁一間半高不低的草房斜跳上去。

只因性急了些，那巡更的去還未遠，一個敲鑼的本是莽漢，手擊著鑼鏗鏘的，絕不留心。那敲梆的卻甚精細，素雲跳屋之時，他才走過大樹不多幾步，聽得腦後刷的一聲，急忙回頭看時，那大樹左偏的一株小枝，搖搖的在那裡無風自動，疑心有人上樹，將竹梆咕咯咕咯擊得怪響，跑了回來，仰著頭兒，定著眼睛向四下裡細細察看。敲鑼的因不見了伙伴，也回身敲到大樹下來。素雲吃這一驚，甚是不小，幸喜是星月無光，從低外望到高處不甚了了。況且素雲混身上下穿的多是黑色衣服，伏在暗處怎能夠辨別出來？任那敲梆的更夫東搜西索了一回，影響全無，看他與敲鑼的說了幾句話。敲鑼的反抱怨他耳目昏花：「偏是這樣大驚小怪，幸而不曾喊叫。若是喊叫起來，主帥知道，必說是我們無事妄報，不但敲斷了你的狗腿，只怕連我也要挨打，不如快些敲過去罷。」那敲梆的哭喪著臉也不回言，跟著敲鑼的果然一步步往東去了。

素雲始覺心下稍安，只是愈加不敢大意，在屋頂上運動平時練就的全副功夫，撲簌、撲簌一連幾跳，過了二十餘間草房，看前面黑沉沉的一帶像是瓦屋，又高又大，想來已是中軍帳了。但不知那秦應龍的臥房卻在何處，立住了腳，心下躊躇。

忽耳邊一陣風過，風中送到一片啼哭之聲，隱隱似在前面西南角上，十分淒慘。素雲暗詫道：「夜靜更深，大營之中那得有人哭泣。況聽這聲音，明明是個女子，難道那廝又搶得怎麼婦女在營不成。我不救他，誰人來救。何不順著哭聲，且到前面訪個下落，再作區處。」遂把蓮鉤躍動竟奔西南而來。

原來這一間房即在中軍帳的後邊，乃秦應龍起居的別室，所以也是瓦屋。素雲得到那裡，站定嬌軀，起纖手輕輕的揭去兩塊瓦片，往下瞧看。但見這屋分作前後兩個半間，後半間，居中擺著一張花梨木的大牀，羅帳低垂，銀鉤斜掛，牀外列著座軍器架，左右排開，槍刀密布，冷森森甚是怕人。前半間，正中是一隻花梨木方台，兩旁兩張交椅，台上邊點著兩支香燭，放著許多酒菜，尚是熱騰騰的。這椅邊一著站著一個女子，年才十八九歲，亂頭粗服，嬌媚天生，卻兩眼哭得似胡桃般腫的，在那裡千強徒、萬奸賊的放聲大罵。一百坐著一個男子，年紀三十上下，一張淡白臉兒，帶著十分殺氣，左手擎著酒杯，右手卻來拉這女子。素雲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不共戴天的秦應龍，又在那裡姦淫造孽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在屋上把銀牙一咬，要想飛身下去，誰知那女子見秦應龍伸手拉他，急將雙手盡力一推，應龍左手中杯咯哪一聲，碎如齏粉，頓時大怒，罵一聲：「不識抬舉的小賤人，你敢如此無禮！」就是劈頭一掌，正中那女太陽，鮮血直飛，死於地下。素雲一見，更覺怒從心起。因想尚要救這女子，不及下屋，急忙伸手向豹皮囊內取出一枝連珠弩箭，搭在手中，聽的一聲，從這揭去的瓦片縫中向秦應龍面門射來。也是事有湊巧，應龍因見這女子跌下地去，俯身來看死活如何。這箭就射不著他，簌的插在身旁地下，不由不大吃一驚，高喊一聲：「有賊！」回身搶步至後半間，軍器架上取了一把三尺餘長的腰刀，又飛身跳向屋外而去。

素雲看得甚是親切，知道這番是下手不成的了。但是既到此間，不可不與他見個高下，究竟這廝武藝如何。我只不下屋去，倘使敵不過他，仗著飛行本領，諒不至於性命難逃。主意已定，仗劍在手，喝聲：「秦賊休得無法無天，俺白素雲在此，你敢上來！」應龍聽得屋上邊嘍嘍鶯聲是個女子，怎放在他心上，即在庭中雙足一登，跳上屋來，正與素雲打個照面。黑暗中看不出是前番搶上山來被逃之人，罵聲：「何處潑婦，敢來太歲爺的頭上動土！」揮刀向素雲砍來。素雲起劍相還，二人在屋上鬥有十餘個回合，若論秦應龍的本事，本來十分了得，幸虧素雲劍法出自仙傳，況且已服了換骨丹，筋骨既強，勇力百倍，恰與應龍鬥個平手。雖然勝不得他，卻也不落下風。應龍見是一個勁敵，恐防失利，雙手戰住素雲，高聲向著下邊大喊：「偏裨何在，快快拿人！」這一聲嚷，先被伏侍應龍吃酒的值夜兵丁聽見，急忙通報營，立刻知會巡夜更夫，把梆鑼緊緊的亂敲起來，前後左右各營聽見，知是大營有事，頃刻間鬧得滿營碌亂，各將校也有執著燈籠的，也有擎著火把的，紛紛多來接應，並俱高喊：「拿人！」後來知道主將在屋上與人對敵，內中有幾個來得的也都執著器械奔上屋來。素雲見大勢已去，不敢戀戰，虛砍一劍，扭轉身軀，記定紅線臨行囑咐的話，竟向西南方敗去。應龍等不捨，一窩風的在後面追來。此時各營中大小將兵俱已起齊，見素雲在屋上直奔西南而逃，有一牙將傳出令去：「著前營各健兒快快上屋，預備撓鉤套索擋他去路。」素雲那裡知道，只幸得是心甚精細，看看離前營的營門不過十數間屋面了，忽然屋上立著無數的人，明知早有準備，怎敢過去。只是別處又無路可奔，暗說一聲：「好苦！」拼著性命不要，抖擻精神，起仙劍使一個玉帶圍腰之勢，護住全身，直衝過來。各兵將撓鉤套索紛紛齊上，誰知這仙劍好不利害，碰著便斷，好如摧枯拉朽一般，反被劍尖帶傷了好些的人，多從屋上滾下地去。眾兵將見了，誰敢再阻，發一聲喊，讓開一條路來。素雲一見大喜，乘此機會，如飛的直搶出去。後面秦應龍愈覺得怒發如雷，也放出平生本領，把腳步一緊，獨自一人狠命趕來。只差得一箭之遙，素雲大驚，深怕被他趕上，再要脫身，何等費力，柳眉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回身對著應龍，將左手的空手一揚，喝聲：「休得苦追，看俺飛劍。」應龍聽得甚是清楚。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慌把兩足一住，起腰刀使個五花蓋頂之勢，緊緊防備。後來並無聲響，始知是虛發狂言，誤中了緩兵之計，急忙再看之時，已被逃至營門飛身下屋去了。應龍恨道：「好個刁潑女子，你待往那裡走！」一口氣趕至營門，撲翻身也跳下地來。

時已天色微明，看得出人的身形面貌，方曉得是白受采的女兒，來代父母報仇，越越的不肯放鬆。那營門口許多兵將，看見主帥追那女子，跳下地去正好捉拿，不比在高屋之上大是礙手，急將號筒嗚嗚的吹了幾響，便有大隊人馬擁出營來。素雲雖是腳踏實地，看此光影，反比在屋上時更是著慌。這芳心跳個不住，腳步也就慢了好些，怎禁得秦應龍本是步將出身，方才在屋上時究竟尚還不是慣家，懼著素雲三分。如今既在平地，料無妨礙，惡狠狠把手中腰刀一逼，直撲過來，離著素雲已不過二、三尺地位。素雲見來勢凶勇，將身子一閃，往斜刺裡起個殘風捲葉之勢，讓他的刀砍來。應龍卻砍了個空，身子在前一磕，幾乎跌將下去。素雲擊劍乘勢還砍，應龍收刀，急架相迎，兩個人又鬥在一處，且戰且走，約有二里之遙。後邊那些將校，一個個吶喊助威，看看將次團團圍裹攏來，只急得素雲香汗淋漓，計窮力盡。正在十分危急之際，忽見應龍按住了刀，伸手向胸前摸出三、四寸長頭尖尾大的一支竹葉藥鏢，向素雲劈面打來。素雲看不出怎麼暗器，躲避不及，忙舉仙劍向上迎去。但聽得「當」的一聲，擊得火星直迸，竟把這鏢直蕩開去落於地下。應龍見仍傷他不得，大吼一聲，揮刀又趕。此時高營已有三里多路，素雲走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腳步愈遲，芳心愈怯。見道旁有一條大河，正要縱身下水，圖個自盡，免喪仇人之手。

忽河邊轉出一個人來，頭戴武生巾，身披英雄氅，足登薄底快靴，一張紫色臉兒，兩道長眉，一雙虎目，年方二十左右，氣宇

不凡。見素雲出此下策，後面又有無數官兵趕來，忙將兩手對素雲亂搖，高聲喊道：「那一女子休得如此，因甚事情官兵追你，快與俺雷一鳴說，或能救你也未可知。」素雲聽得「雷一鳴」三字，記得是黃衫師伯那日在師尊前提起過的，因也高聲答道：「原來雷恩公在此，快救俺白素雲一命。」一鳴仔細一瞧，道：「你便是截雲山學技的白家小姐麼？黃衫道長本來命俺與雲萬峰留心候你，不必驚慌，待俺殺這奸徒，保你回去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。一鳴手中只恨今日未帶器械，要想向素雲借仙劍一用，無奈追兵已至，眉頭一皺，情急智生，即在道旁拔起一株大樹，當著軍器，向應龍盡力撲去。應龍暗看此人，手無寸鐵，卻敢拔樹來鬥，料來力大無窮。況這樹幹既大，樹葉又濃，拿在手中橫掃過來，又無解數，怎好抵敵，不由不急，急的倒退數步。一鳴見了，又是一樹掃來。應龍又氣又惱，想要用刀砍他，卻被樹枝擋住，斷砍不進，想要收兵回營，卻又饒不得素雲。

也是一鳴合當有難，這秦應龍被他一連把樹幾掃，直退回去，巧巧踏在方才被素雲仙劍砍落道旁的那支竹葉鏢上，幾乎絆了一交，百忙中被他拾將起來，緊緊的向樹葉略稀之處覷定一鳴，「颯」的一鏢。一鳴不曾防得，正中左肩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左手一鬆，拿不住這株重大樹兒，卻向著應龍帶葉連根遠遠擲去。應龍那裡防他，正被他撞個滿懷。這三、四尺圍圓的樹根，不偏不倚恰好觸在心坎之上，頓時衝動，大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口中鮮血向外直噴，後邊偏裨將校已多，漸漸趕到，見主帥受傷，飛風似的爭來救護，攙攙扶扶，一同回至大營而去，也顧不得再來追趕素雲。這裡一鳴著了一鏢，痛疼難禁，面如土色。素雲看見，又驚又悲，說聲：「恩公，請站穩了，侍奴與你把這鏢兒拔將出來。」一鳴緊皺雙眉，答道：「此鏢入肉無血，恐是藥鏢，一經起出，見血即亡。小姐且請自去，俺當回家自治。」素雲那肯聽他。一鳴又道：「小姐如不聽我言，萬一秦營又有追兵到來，豈不是兩人白白的多死此地，俺也何苦救你一場。」素雲無奈，翻身拜了兩拜，謝過救命之恩。因知他住在雷家堡上，離此不遠，即讓一鳴在前，自己在後，定要送他回家。一鳴見素雲一片至誠，也就允了，忍著疼痛，一步步投雷家堡而去。正是：

奇仇未把雙親報，俠士先驚一命危。

不知雷一鳴性命如何，素雲幾時回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